

朝野記言 六

共十四

1.3
1491
6



門 伍 8
號 1491
卷 14-6

吏部門

用人

抑躁競

大臣

廟堂

講官

啓沃

臺閣

諫諍

論劾

宮僚

吏部

輔導

文任



用人

太宗朝許文定稠以臺諫坐言事出補全州判官及吏曹

正郎有闕上閱官案指稠曰此人可當遂除之東周

太宗幸卯教曰代言之任重矣先儒言非堯舜之道不敢

陳於王前堯舜之道非儒者不知也欲日與文臣講論

經義近侍之臣當用有學術者寶鑑

世祖嘗不喜一卑官不欲遷職累數年一日內宴宰樞皆

在殿上願見其卑官亦已金帶矣心自驚訝宴罷急令

銓曹考其官歷以進果自清班除擬而進也上乃曰

人之貴賤有命存焉亦非人主所能為也銓曹除官必

備三人擬進世祖或以筆濃蘸墨汁臨三人姓名之

上隨其落點處下點而出或令宮人不解字者點出曰
是亦命也

設聞瑣錄

韓文靖公繼禧在選部注擬人物一出至公黜奔競抑僥
倖其所甄拔皆一時名士朝臣或有為子身求官者公
不甚拒之曰古人云內舉不廢親子身若賢則言之者
非過而用之者非私苟以為膏粱子身而稍存形迹非
知用人之大體也人服其度量

筆苑雜記

成廟朝蔡叅判壽為左承旨坐事當遞命降左副政院僉
啓曰院中上下之間禮分甚嚴當遞不當降 上答曰
如其不可不在喉舌卿等安知予意不數月起拜都承
旨公懇辭御札答之引古名臣以勉之既而授判決事

時大司憲有閑擢拜之召公曰憲長須用慷慨人卿為
承旨予知卿心是以命卿取金帶帶之名臣錄

成廟聞一太守有異政大是有用之器擢為執義三司交
章論之數日又擢為吏曹叅議三司又極彈之數日又
擢為吏曹叅判三司又彈之數日又擢為吏曹判書三
司遂止不復論曰若此不已必至三公不如且已其人
後為相果補職 五山小說

人才與世而下我朝人物 世宗朝為上 成廟朝次之
中廟朝又次之或問已卯人才余曰文彩非不燁然已
終無國初渾厚氣像 西崖雜錄

中宗朝銓曹注擬三望或抽籤落批物情大阻 陰崖雜記

中宗朝金判書隣孫由舍人擢拜齊浦僉使尋以大司諫
召還金承旨伯醇歷檢閱院司成遣拜隣山僉使居五
考拜義州牧使沈直提學思遜歷舍人典翰時西虜搆
釁朝廷薦文武全才由直提學階滿浦僉使可見朝廷
用人不拘常格也 壽谷集

中宗癸酉 上患政出多門士習陵夷欲御親政商確人
物令該曹品題以充庶官收議宰樞宰樞謂如進退大
臣當收衆議斷自聖心賤微之官何必親經 聖慮平
故於是政惟以鄭光弼特拜右議政以臣籽特除承旨
其餘皆應故事備望受點 陰崖日記

中廟朝李灘叟延慶為校理一日夜對同僚有啓方今欲

致太平須擢相當代第一人公進曰是指趙先祖也先
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
大任先祖聞之馳見公泣謝之名臣錄

宣廟六年吏曹判書朴永俊辭通無人可備望者大臣欲
擬以嘉善官 上不許只以金貴榮姜士尚備望是時
六卿之列皆非人望金姜皆不合銓長而猶以彼善於
此故迭居其位識者嗤之 栗谷日記

宣廟戊寅親政日下教曰勿用矯激之行務用醇厚者金
黃崗繼輝聞之曰 上之欲用醇厚固美意也但人君
偏執此意則柔佞者得醇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謫
未必不為聖治之疵類云其先見遠慮久而愈徵焉行

宣廟朝金晬判戶曹揚經理以餽餉不繼欲迎晬代以韓

承旨許箴請從鎬鄭守夢晬曰官爵人主大柄不

可以假人上如公議箴服公之見 行狀 象材集

宣廟朝李公浚慶啓於選中曰惟大臣為能薦人而用人之道又有次序白仁傑乃敢越例薦人超授六品而所薦之人又不協人望事甚不當柳公成寵進曰所薦之人若如首相言則固不足取首相所言亦未免有病使白仁傑果得賢人既在宰列有何不敢薦之理如必待大臣薦引而後用之則草野遺賢之歎必自此始矣既退李相語人曰柳某指論吾失其言極是云 西崖年譜

宣廟朝洪曇為兵判趙大憲士秀謂臺諫曰洪是我之心友然洪之才優於吏書而不合於主兵蓋論之遂啓遞之即往見曰茲事於君意何如洪曰我忝主兵決非所堪隱憂多矣願君秉國論故特而無憂人皆服趙之不私而多洪之自知 荷潭錄

宣廟朝朴崇元為江原監司臺諫以迂拙劾遞 上曰世人皆巧崇元獨拙是可取也竟不允 芝峯說

宣祖癸未栗谷為太學士 上將講綱目命選講官栗谷議薦白沙漢陰兩公後白沙為漢陰誌文云有一宰臣夜訪栗谷屏人曰兩李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

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所謂宰相乃

松江也

南溪記聞

有宰相出按京圻巡到利川界有一布衣着草笠蓮纓立于路上牙旄過而不顧駕轎緩過呼監司字監司異之停轎而下其人長揖不拜與之班荆而坐談論時事一中理監司大奇之握手相別曰當結平生之交問姓名歸朝宣言曰某處有某姓名人可謂一時名儒宜訪而登庸乃求得其人乘駟赴朝乃政府書吏曾盜印被囚而逃者也遂按其宗而抵罪鷺城雜說

庶孽防塞本非古制初自本朝中葉以前右代言徐遜倡之贊成姜希孟繼之百餘年禁錮成俗 宣廟朝先正

臣李珣始發納米許通之論自是許赴文武科而清要

諸職格而不許

仁祖朝曰臣祖父鳴吉劄陳議下廟

堂定為事目登科後許要而不許清鳴吉秉銓後因事

目三數人注擬三曹即官甬後不行令又過六十年矣

中國及前朝所無之法我朝獨行之 宣廟嘗有言曰

葵藿傾陽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此可見大聖

人之心而列朝卒未能變通如宋翼弼之學術為世大

儒而終於布衣近世辛喜季之文章禹殷錫柳時蕃之

才諳俱局於末官下邑而止可勝惜哉

明谷疏

臣竊見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則不論門地如孫
繼皋蔡師之子而今為於揆成憲了頭之子而今為編

怪此皇朝之所以立賢無方者也蓋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恐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時政謀廢庶孽之科至于我朝謀國大臣祇為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千萬世失人之憂並與再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臣竊恐專防再嫁則范仲淹之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彪之流又餓於時重峯說

人之有才者逢亂世則善將逢治世則善相隨其所遇無所不可苟不逢時只是尋常若以宣祖朝人才言之有若李恒福李德馨李元翼尹斗壽柳成龍等諸臣平時只是文章名筆而已有以此人輩可以定板蕩之亂樹中興之業為言者國人皆以為不然及其立大勲勞

然後始知其才烈不減於漢之鄧馬也至如李舜臣本是微末權慄素無名望苟不逢時老死下職則人莫知其抱不世之才而至今泯滅久矣當今之世又安知其老死幾許權奪之才乎臣又以為雖有其才不試之以職亦不可以得之矣老峯疏

星州先生案有所謂諸末者此乃固城常漢因壬辰亂猝起擊斬賊所向無前與郭再祐並稱而聲名且出其上朝廷特授本州牧使未久身死功業不大顯云且聞當交鋒對星之際勇氣軒上鬚鬚皆上指如蝟毛之磔賊望而畏之如神云不知今日更有斯人否苟非當亂時自見其才則雖一日十過無以知其所蘊如彼其必終

於埋沒而已藥泉集

仁祖癸亥後崔暹川鳴吉秉銓當國以破黨為第一件事見銓即皆同色人歎此公器豈一邊人所得私者耶乃薦金時讓為銓即處心持論廓然大公不以標擗異同為拘崑崙集遺事

仁祖反正元勳金昇平李迺平以下皆出於西邊初改首政完平之外繼昇平者又為尹海昌及外王父象村吳楸灘諸公仁祖意其或為偏重一日以密書問於國舅西平府院君韓浚諷曰今日用人無乃有後弊耶對曰當局大臣皆是一時人望又能盡心國事願上勿疑而用之自此仁祖於用舍無貳慮惟見有彼此傾

憂之端者必痛加懲斥故羣下終其世亦不敢輒肆私

意也

南溪記聞

仁祖朝李迺平貴於經筵曰殿下欲定大禮則如洪瑞鳳者豈可為銓長子今之所謂士類者皆陷於無本之論臣若為吏判則如朴知誠者布列朝廷定此禮何難十月拜吏判持平吳濤論公銓長之際出於自請有曰天官冢宰為任如何而人臣敢以私求人主敢以應求哉上答曰李貴之自薦殆無虛月若因其自薦而應求則為相亦已久矣何待九年公劄辭曰臣非不知朝廷上禮讓為重而言語煩雜之病得之天性爭是非於大臣則時肆詆罵不知大臣之為重爭是非於君父則

極言竭論不知君父之為尊至於見大臣謀國之不
臧則寧欲身當大臣之任見銓曹用人之不公則寧欲
自居銓衡之地榻前自薦非止一再以此君上見輕同
列笑侮臣非不知而狂症時發欲禁不得臣之宗無好
爵之心國人之所共知也執義金世瀛等繼發請罷之
論上不從行狀

仁祖朝嘗親臨行都目改吳相國允諫為吏判以吳姓人
首擬初仕上曰此何許人吳公對曰臣之族人奉臣
先祀者而為人亦可堪任故首擬矣上卽落點于其
人改畢上賜酒吳公大醉進伏御床下垂淚上問
之吳公曰國將亡是以泣上曰何也吳公曰臣初以

私人首擬而既面承下詢則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以宗
對而自上仍下恩點於其人是拘於臣顏情而不以
正道責臣也在下先失正道君上又從以失正道國
不亡而何上和顏而受之日錄錄

仁祖甲申謁位有缺正卿之列無可擬於卜相者廟堂請
選於亞卿而陞之上許焉於是以副提學李滌首擬
刑判以徐景兩副之徐公受點目而八相明齋集李松
郊行狀

丁丑亂後仁廟問於造中曰此時方伯之任甚重材具
可令人宜預講以儲之崔達川鳴吉曰鄭太和雖年少
有大材宜先擢用未幾湖西伯欽上又於造中問誰
可為者公曰大臣以人事君臣已有所進之人不敢更

對時鄭公以輔德當赴藩從東宮公啓請留之遂自堂

下擢授其明年又陞閔西伯

崑崙集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諭之曰人臣有似奸而宗忠者亦有似忠而宗奸者當察其秉心之如何身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隣厚請同叅議樂二房以非其職拒之隣厚至發聲叩膏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之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朝 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認請光海移御他所其迹則與隣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唯以不見不是處為心而隣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聖躬至以議樂移御為請光海有

猜疑之心無誠孝之行而造認乃請移御激動君心以為固寵媒爵之計此所以事同心異也趙光祖以年少書生變易舊章全無補停其所作為何能盡善論人薦人亦多不叶於物情而其心皆出於至公至正所以稱為君子而愈久愈敬者也汝於觀人之際只察其秉心之邪正不可執跡而疑之 顯廟作而受命公私見聞甫廟庚申領相金壽恒筵對言申翼相疏中言名器日輕云者誠為切當既賜嘉獎而朴信玉刑判特除又出此除下情不能無惑 上曰朴信玉曾為承旨時見其衣服可知其清下直守令引見時以不為善事之意言及則信玉以為守令善事者固可禁斷而不受賂遺則可

無此弊云故知其可用而擢用耳

寶鑑

顯宗乙巳駕行溫泉時值月明從容召見諸公子下教

曰孝廟嘗教予曰予在鳳林邸與伯氏昭顯

世子同質於瀋陽世子平日深居九重故人不知其有隱德予於奉令承教適幸無罪臣民誤認有賢德而歸心於予其時予之凜何可言也予見諸臣中或有嫌疑自踈於予或有敬者世子致款於予冀激後者予時雖不能斥其阿好而默有涇渭矣及登大位每其時持正者擬或則輒嘉而落黜以正持己者某也媚悅納交者某也汝須知予用舍之意也上只舉孝廟聖教之如此而終不暴揚其姓名公私見聞

抑躁競

韓相致亨巡察南方從事官數人隨後忽見有臨江華屋花竹輝映繫紫騮于垂柳幅巾之士憑軒看調鷹從事輩方苦驅馳噴二羨歎不已韓相頷曰不然授此子典獄叅奉則即必封播彼屋策馬入朝矣蓋指人情未忘仕宦也設問瑣錄

李栗谷之去朝也人有問以時務答以上自三公下至叅奉皆有欲去之心則國事可為也以常情言之大僚小官皆思謝去則君上誰與為治而其言如此者蓋以大

小之臣皆有欲去之心則必不至貪利冒錄上以欺君

上下以私吏胥而惟職事是思故也无全集

李完城憲國在戊戌己亥年間連除吏曹判書皆固辭不拜上避之及命相特擢公曰予未見辭吏判者此人再辭之其可相也

識小錄

即官各帶書吏為陪獨兵曹陪即官者利最優求之者焦唇汗面折趾而爭先焉銓曹注擬兵部之際年少美容合陪吏者褰裳林立待点下善走者得之如一時駢至則先脫冠投之門內者得之此吏中故事也昔銓望之擬沈友正叅首閔夢龍叅副沈家在南門外閔家在太學傷及點下于沈黠吏高聲誣之曰閔某受點諸小吏皆向太學走一吏直走南門南門樓上又有點吏先候望見紅衣者從松峴顛倒而來遂下樓脫履徒跣而往

既八門納名而憇良久諸吏脫冠爭門而入矣吁豈獨小吏求官大夫士亦類此昔求官者齊謁銓曹判書金貂滿堂皆嘖嘖莫敢先發有蔭官末至先諸客發言之言訖即去判書大喜曰當如是翌日先官其人吁此坐中先發者真南樓之吏也

於于野談

大臣

高麗神王時竒洪壽車若松同為平章事坐中書車問於
竒孔雀好在否竒亦問車養牧丹之法時人譏之據翁稗說

世宗朝黃翼成當國之日金宗瑞屢為兵刃判每有一事
錯失則翼成窘折呵責或答奴或曰丘宗瑞甚困焉一
日孟相思誠問曰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捃摭甚耶翼成
曰宗瑞性亢氣銳作事果敢他日居吾輩之位不自慎
重則債事必矣推折警勵俾其飭志持重此乃玉成宗
瑞也非敢相厄後翼成乞退舉宗瑞自代云識小錄

國初名相唯數黃許嘗考世廟朝實錄則別無達白君
上稍有過舉則必堅執不從而己黃則慎名器惡變更

而許稍以文學飾之疏口奉法守正雖非經世之量求
時之才而亦賢臣也已識小錄

自國朝有三公相傳犀帶一腰傳必門生傳之得人則可
如或失人則為世所譏故不輕傳授至河文孝公演傳
辛文禧公碩祖位綬正二品而卒帶遂不傳筆苑雜記

歷代賢臣碩輔不為不多而漢唐只稱蕭曹丙魏房杜姚
宋於宋但有韓范富馬相業之難尚矣我朝前有黃翼
成喜許文敬相後有鄭文翼光弼李忠正浚慶翼成德
量宏深文敬天資正直身逢聖主措世太平文翼當北
門之變幸裙泣諫救護士類忠正際危疑之日定策迎
聖真安國步並稱賢相宜矣至於壬辰寇難宣力克復

協成中興之績如柳公成龍之儒雅李公元翼之忠亮

李公德馨之重望李公恒福之碩德當儼義於黃許諸
人而無讓矣其他文章德業鎮物礪俗允叶具瞻之望
者代不乏人而其間臧否必有後世之公論矣竹窓閑話

許忠貞公琮魁顏廣頰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
於千萬人之上望之儼然若泰山喬嶽卽之温然如祥
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資無文武望隆
朝野以身係國家輕重者三十餘年開國百年以來罕
有其儼擬諸古人其裴度韓琦張浚之流歟名臣錄

我朝祖宗家法信任大臣雖以燕山淫暴宰相之言無不
聽之一日設內宴酒闌主見妓妖艷身狎之領相成浚

曰老臣不死 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名臣錄

燕山時魚世謙以大臣蒞職不動時人目為午鼓堂上雀

錦南傳

燕山政亂成希顏等密謀廢之時金文景壽童為左相成
公往白于家金公良久答曰豈有一宰相便來遽以是
為言哉爾復斲吾頭而去因仰頭出棗成公惶恐伏地
曰宗社已危吾輩不得已為此謀是欲推戴晉城大君
爾金公曰若然則我亦當往爾復先去徐整衣冠辟人
而來時靖國諸公結陣于昌德宮前公下馬徑入直據
上座召兵曹判書問曰爾等遣兵護衛晉城等予答曰
未及公曰判書親率軍往衛仍入闕廢出燕山泣曰老

臣不死忍見此事然 殿下失人心太甚亦復奈何好

保而往云云 迎入中廟 海東樂府

祖宗朝為官擇人雖尋常百執事皆得其可合者故無遺
賢曠職之患 先廟以後尚功而不尚德然至於大除
拜則猶不敢輕易授之 中廟之初雖經燕山昏亂之
後必擇一時之人望其時相位有闕公會眾坐之處人
有問其可為相者中公用澆默數良久頷謂文翼公曰
朝臣無如叔者叔必陞矣文翼果陞用澆鄭文翼之族
姪也其後一相又闕亦有問之如初者用澆良久不答
徐自語曰無如我者我必不免用澆亦陞此可見難慎
必擇之意也近世以來雖有卜相之名而無卜相之宗

惟以職品當次有若尋常稟用者然他可知矣松窩雜記
鄭文翼公當清流將設賢良科也三司並請之公獨以為
不可曰賢良之名雖善在三代之下固不可為也中
廟不聽及諸賢斥死之後所立善政一切反之舉朝請
罷賢良科公又獨以為不可罷中廟謂公曰卿之所
見每與時議相反何也公對曰臣於當初固言其不可
為也今既設科給牌除職安可罷乎一設一罷國家政
令不宜如是顛倒也中廟亦不聽公之所言雖未見
施於前後而直截難拔之氣無愧於古之大臣矣松窩雜記
壺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冠後宮欲援章敬之例自陞中位
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如何令懇辭求之於鄭光

弼金應箕申用漑等試觀其意光弼獨奮然不許曰正
位當更求淑德名門不可以側微陞遂以真西山大學
衍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之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
上意亦定於納新妃士流聞之相語曰鄭光弼此舉宋
韓富無以過也寶鑑

明宗昇遐李東阜後慶既受顧命出坐賓廳令兵曹整部
伍禮曹隆迎立儀李政丞陽元時為都承旨請召三司
長官叅預東阜厲色曰我以首相親承遺教君招三司
將欲何為李公惶恐失措宣廟卽祚有欲罪李公者
東阜折之曰李公只欲敬慎大事而已豈有他意議遂
沮李公終不自安求出為安東府使宣廟不以為嫌

竟至大用 涪溪記聞

明宗庚午詔使許國魏時亮以頒皇帝登極詔事至安州

聞 明帝昇遐疑國中有變問譯官曰前王有嗣子否

曰無矣又問首相為誰曰李浚慶也曰國人以為賢而

信之乎曰賢相也國人信之西使曰然則無憂矣 粟谷日記

李東臯為相曹南溟書警曰願公上竦如松無為下蔓如

藤 德川師友錄

李東臯浚慶為領相當都堂知文錄園點時以筆抹其子

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矣人皆服其無

私得大臣體荷潭錄

盧蘓齋少時以玉堂封事被譴直聲動於士林及自訟

還作相建白無異事守愚堂在永慶譏之曰盧相國之

唾宜用之治腫蓋治腫用未言前唾為良故也 於于野

宣祖癸未盧蘓齋守慎在母夫人憂服中時左相金貴榮

忤旨一辭即迎右相鄭芝行既指館而領相朴淳方被

論 上特令注書命公卜相曰卿大臣也雖在守制之

中不可膠守常規其卜相以進公以鄭唯吉柳地朴大

立對鄭遂入相蘓齋又於戊子在呈告中 上命在家

卜相公以金貴榮李山海書啓李入相 年譜

當癸未邊警方急洪文僖公彥弼為領府事合坐賓廳公

自徑卓土氣常沉困坐必合眼矣兵曹判書栗谷李公

進謁公合眼而問之曰誰耶答曰兵曹判書李珥也公

曰當此之時國家多事兵務最繁聞令公勅於奉職深
用嘉悅更可加勉盡心國事李公拜受而退曰大臣體
面今日始見矣忍齋雜錄

宣廟朝右議政姜士尚立朝三十年不肯出一語論時事
每曰國家治亂在天非人力也喜飲酒醉後尤不言每
對人只以手扞鼻人謂之扞鼻宰相采谷日記

吏才乃刀筆業不足貴然為宰相而有吏才者亦難得余
少通籍朝端以郎僚遊巨公間惟柳西崖成龍李漢陰
德馨李白沙恒福三相國優於吏才方壬辰癸巳倭寇
充斥天兵滿城之日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積西崖到
省則以余疾書必命余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迅如

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煖然成章雖咨奏之文亦
然詞臣奉教撰進者不得有加減於其間真奇才也漢
陰白沙其匹也象村雜著

東淮申公翊聖云先君言白沙是人傑風流大似晉時人
謝安后倫也忠介政事之才無出黃秋浦右吾輩朋遊
間唯此兩公風致人自不可及八相後每言秋浦若在
作相當在吾前其施為必有可觀本集

漢陰嘗因事有東宮內旨公對使者不聞見封還曰有可
問之事則當於書筵下教不宜私有密旨故臣不敢開
見古人有封還墨勅者有封還內批者公之相業可謂
無愧於古人矣遺事

宣祖朝李判書後白居官盡職律身清苦但局量狹隘非
廟堂之器金孝元常曰季真只是六卿之才若至作相
我當論劾季真曰季真果非相器但無人勝於季真則
安能劾其為相

光海丁巳季完平元翼謫洪川時楊經理鎬在遼東見我
國使人問公起居答曰在外揚又曰梧里鰲城賢相而
爾國不用必是小人當國云完平年譜

先海朝天使之來東者語譯輩曰李爾瞻許筠汝國貴臣
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狐被縛之狀其他宰相
亦皆不吉百僚之面帶殺氣者甚多汝國王其得無事
乎未久其言皆驗真善相人國者也公私見聞

仁廟丁丑翼憲公

鄭公太和

為忠清監司與諸宰往復書中有

逢川崔相國鳴吉書數十紙皆以國事勉之而乃曰吾
在廟堂令公在湖西不以此時救民則湖西之民更無
籟殘之時毋嫌煩複悉心錄聞則我當盡心以助云前
後辭意皆憂國救民之事無一言及於私先輩殫心國
事如此公私見聞

白江李公敬輿在

孝考朝有魚水契嘗以 上執志太

銳有徑先召禍之憂上劄言之 上答曰寡人斷絕嗜
慾夙夜焦勞非不知功利之為末而誠以至痛在心有
日暮道遠之意故也然公必欲 上知所先後故曰請
以寬仁之政除苛刻之令勿以才幹之臣先經術之士

蓋孝考汲。予無欲情而公則徐。予無欲速是將相反以相成。仁祖時公欲上奮勵有為而孝考朝公以不言易為善易是蓋隨時以處宜。七廢別集孝廟己丑李迺陽時白拜右相時浦渚趙公與為左相與公為婚家應避公上疏力辭。上曰婚家之嫌法典之意必在於庶官不在於台鼎之位。豈可區。拘此而不同春集 謚狀用賢大臣予公屢辭終不許公勉出任。尹東山趾完為奉常直長時憲事于都提調白軒李相國李公曰近嘗本寺祭享所用知味酒甚不佳以方文酒別釀以用則何如尹公曰國家典章不可輕易改易姑置如前而別為申飭似可矣辭退後白軒謂子完曰此

人他日必為賢宰相蓋宰相之大體宜在於毋改舊章

晦隱集

大凡當國做事首觀君心契合次量己之才具力量又察人心時世然後乃可有為於三者皆無可疑則無所往而不可為一或有不足則無所往而可為。藥泉集

李珥語人曰吾友汝受海山不久必作政承矣人問其故珥曰我國政承必淳謹無才氣無所猷為而挾以清名者居

之石潭日記

廟堂

高麗設都兵馬使以侍中平章事叅知政事政堂文學知
門下省事為判事判樞密以下為使有大事則會議故
有合坐之名一歲而或一會累歲而或不會其後改為
都評議使或稱為武目都監使

櫟翁稗說

世宗丙辰教政府畧曰用國之初設都評議司以揔一國
之政後改為議政府其任如初歲在甲午以大臣不宜
親細事若軍國重事議政府會議以聞其餘令六曹直
啓施行自後事無大小皆歸六曹而不聞於政府政府
所與聞惟論決死囚而已有違古者任相之意今依
太祖成憲六曹各以所職皆先稟於議政府商度可否

然後啓聞取旨還下六曹施行惟吏兵曹除操兵曹用
軍刑曹死囚外刑決仍令本曹直啓施行卽報于政府
施行如有未當政府從而審駁云東閣記

我朝政府之權 文廟以上極其隆重每朝三公坐堂則
六曹以下該官各執其務各謁來候凡公事自政院啓
下者皆至政府大臣與東西壁會議停當一國之大小
務大臣無不與知各決故相權尊而國體重自 光廟
承統以來丞罷其事由是政府少權而國家亦漸弛矣
當政府決事之日左右舍人及檢詳皆檢吏曹卽而司
錄二員例用玉堂叅下藝文館官兼帶新及筭一人為
錄事各掌六房終日酬應役 不能開口鼻故設妓樂

以娛之及罷決事之後此風猶存大臣會坐于大廳而
舍人所在處歌吹轟天甚至牌招卽吏之司錢穀者罰
飲徵債又捉諸市富人公肆徵督為伶妓纏頭之費

自中古以來三公不坐政府聽國政久矣 仁祖癸亥初

中興功臣等欲復舉都堂故事李完平元翼曰不可中
古廢此事有由也國之大權人臣不可復擅 梧里遺事

我朝自廢署事之法三公無論政之所於是別設備局以
宰臣之知軍務者為堂上以武臣之識字者為郎廳以
為酬應邊務之地其制略似宋朝之樞密院而朝家政
令無所裁斷不得不並歸備局自此贊成叅贊為養病
之地舍人檢詳為妓樂之司其舛謬甚矣宜遵 祖宗

之法復設署事之規然後政令出一而紀綱立矣或者必以大臣權重為後日之慮此則不然主聖臣良則權重不足為嫌君昏政亂則天下其無沛公若猶以此為慮而必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將備局改稱門下省以三公無領門下省事贊成叅贊無知事又擇諳鍊治體者二員稱門下省左右僕射俾行有司之任舍人檢詳極擇堂下有計慮才望堪日後大用者無門下給事中代行即聽之事則名號既重事權自別庶有朝廷體面矣遂川集

備局副提調始設於宣廟壬辰後李月沙廷龜首先為之白洲行狀

宣廟光海時備局有司堂上皆備三望受點仁祖辛巳

始以草記差下備局謄錄

宣廟聖智出天凡邊事規畫皆自肅新備局諸宰有下問相議之事則每以聖教允當覆啓而改院奉行上責改院曰爾等居出納之地備局并是非黑白之事而只以允當二字每捧入失職甚矣改院啓曰惶恐待罪其時詩人吟一句曰惶恐待罪承改院聖教允當備邊司上聞之教曰此詩亦允當矣豈宰說

仁祖朝三公皆有故特命備局諸宰逐日來會于本司定奪時急務備局無大臣則不得用坐例也而有事之時則不拘常規如此明谷疏

仁祖甲子備忘記近來備邊司非但坐衙甚罕閑緊之事亦不趨即回啓此必堂上太多之故也自古謀國之士不過數人而已遂令大臣商量減下堂上備局備局膳錄仁祖甲子備局啓以本司有司堂上徐渚張維以西司長官不忝本司金蓋國又以副總管入直本府自前有司堂上為總管者啓遞總管有例遂遞蓋國總管備局膳錄仁祖乙亥疏曰殿下每於備局之坐輒送人以察其勤慢大臣又以早往為盡職諸堂上即廳未到之前或有往先獨詣者此則只損其體面而已用坐之後左顧而問曰此事何如右顧而問曰此意何如皆對曰唯在相位處分終日推諉竟無歸一之論如有回啓之事則輒作

兩端之辭恭候 膏裁而已是故兒童走卒亦為備局坐以相戲然則雖罔晝夜長在備局有何一毫之益乎犯平疏

頃年樵夫會于壯義門外松下曰吾輩依樣備局坐起可乎皆曰可少頃閑眠後呼聽直曰南草一柄進之盡吸後又曰人馬待令乎即相揖散去每如此樵夫輩善形容矣噫此漢輩坐此席無一所成為樵夫輩所笑豈非大慙事也老庵與李參判和淵書

甫宗丁巳李正英之為刑判也 上曰刑獄重地必多稟定事刑判別為例兼備局堂上備局膳錄江華留守自前例無筭司堂上用城留守自 甫宗辛未

李鳳徵為始例無如江留例 備局膳錄

甫庙戊子九月大臣不得備位領相又出城 庙堂空虛

緊急公事不得稟達變通備局有司堂上趙相愚援據
丙戌年因鎮厚定棄前例請與戶曹判書就大臣家相
議可以施行事劃即稟定舉行 上從之 備局膳錄

講官

世宗問於尹淮曰吾欲使儒士分受諸史而讀之淮對曰
經學為本不可專治史學 上曰吾於經道問以左傳
史記漢書所記古事或不能對傳觀古事以備顧問不
亦可乎 命鄭獬趾等分讀諸史 寶鑑

世宗朝申文忠叔舟直集賢殿一日漏下二箭 上命少
宦往覘直士何為小宦還白方燃燭讀書如是者數四
讀猶不輟鷄鳴始起就寢矣 上嘉之解貂裘令乘馭
睡覆其上文忠朝起方覺士林聞之益勸 龍泉談寂記

文庙在東宮時出金摘一盤送于集賢殿摘盡盤中有詩
即御製摘詩半草行書詩曰沉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

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詩與筆皆絕代奇寶諸學士
欲描傳寫自內催八爭扶盤不忍釋焉筆苑雜記

世宗庚子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十人九充之後增至三十員

又改二十員十人帶經造十人帶書造專任文翰朝夕

論思筆苑雜記丙子之變世祖罷集賢殿揀文士數十人

稱兼藝文及成廟卽位依集賢殿設弘文館又以本

官無經造待之尤厚每賜宣醞又招聚承政院令承旨

對飲多賜奴婢以備役使又令皂隸皆帶銀牌又設讀

書堂於龍山江上館官分番讀書又於上巳中秋重陽

節則命遊郊外仍賜酒樂榮寵至矣而文士則不及

世宗之盛矣慵齋叢話

成宗朝閱斯文願以直提學八直吏誤付講書絕標與御
覽冊相異當造講上曰讀甚處非付標冊向自其語
以下讀之因披視之文義適艱險未能著口訛無所出
就前俯伏曰臣本無學術值八直日則每早朝仕進進
講之書質於同僚僅得解義今書吏誤付冊標披見則
文險不能讀請治臣罪仍罷講傳曰某言直予甚嘉之
特加通政中宗朝金知事世弼以典翰入侍吏誤付
標如同事適值大學衍義掠折諸書斷章取來最難曉
處左右失色金該洽經史性自穎達從容用讀無少錯
誤敷衍推明論說無欠左右歎服思齋摭言
中宗朝講性理大全選抄可合進講之人南袞金安國等

籽金淨金世弼趙光祖中光漢金正國柳雲金球洪彥
弼金湜韓忠朴世燾哥遵鄭應張玉趙祐李希罔黃孝
猷推雲李忠樾等凡二十二人使之預為講官東閣記
明宗己酉賜宴即位以來徑送官等于闈庭賜一等樂或
加資或賜物又各給蠟燭一枝今夜分從容而罷凡六
十一人而預宴者四十九人翌日李芑等上箋謝恩朝
野記聞

鄭湖陰士龍能於詩律文譽籍甚而不治經術以應教每
當進講感頽搔首曰寧受十度唐瘡不願一次徑送思
齋據言

舊例無以資憲除副提學者 宣廟曰柳希春可合雖無

例可除之後遂為例 上嘗曰予之進學資於希春者
為多東閣記後金晬李晬先鄭經世亦然

宣廟命玉堂校周易古經余以副學宗掌其事既完又命
諸儒臣譯解之一時名官不問能通不能通或有不識
八卦方位者皆與焉各持見解黨同伐異不勝其紛拏
閱數年始成書投進其不必改而改當改而不改者難
以縷舉易是何等書而乃令瑯瑯冥行者擅定於立談
耶局將輟特賜一等宣醞極歡而罷諸與筵者上謝箋
且圖繪為軸以記盛事余偶占一絕曰未見聖人心焉
知聖人事安得洗心人與之論時義非敢輕一世聊識
余所存也 象村雜著

宣廟日御經筵有一學士指皂隸鑪牌而戲之曰彼鑪牌
中藏幾度唐瘡耶蓋拍遂日進講之難也仁祖初年亦
勤御經筵而丙子以後玉候違緣經筵之廢已十餘
年本館官負只直宿而已近來稱閑官以弘文館為首
菊堂俳語

宣廟初年礪精求治日三番接講官不敢退一夜召儒臣
設酌各使盡量姜晉與紳善飲而中官於燭下以為不
盡盃不敢退紳亦醉翻盃以示之上笑李應教沽泥
醉固辭上強之則覆酒於席上命以大白沽又覆
之或請呵之上曰飲人以狂藥而責禮法乎夜分而
罷將曉上遣中官以壘酒解醒皆醉不能起獨注書

鄭期遠素海量不醉強勸中官酒中官醉倒日晚始復
命上恠問之對以實命起拜期遠六品職涪溪記聞

先生為應教日入經席明廟問立社本意先生偶記不
起不能詳對出即考錄舉似同僚以備啓達而告病
辭適其不苟官守如此退陶言行錄

鄭判書經世於仁祖朝秩至正二品而特命仍任玉
堂長官啓沃甚多後有筵臣請官先賢某之後孫者
仁祖從之仍令吏判進前曰予之得免大過鄭經世之助
宗多其子孫亦為收用公私見聞

鄭愚伏仁祖朝為副提學進講盡論語一部上嘉其
勤且誠特加一階至正憲而猶不離論思之任首尾凡

五年東宮於賓客不舉哀而經世以賓客卒 上謂有
盡心教誨之恩特令舉哀 誌狀

甫屆辛酉八月夜對特賜酒饌命內侍行盃 上曰夜後
講論可得從容咫尺杯酒之間藹然有家人之禮 孝
宗朝頻賜夜對者以此也雖有酒失予當寬假爾等各
自盡量酒八行諸臣失儀侍讀官朴恭遜陳私忌乞外
補養八十歲外祖母叅贊官李寅燮請推考 上笑曰
酒後異於常時勿推情事惻然特令依施夜深乃罷寶
鑑

闕內八直各司官負常着紗帽不敢戴冠巾及笠獨玉堂
春坊戴冠兵曹都摠府戴笠或言 祖宗朝嘗賜冠于

玉堂遂成流例春坊自以與玉堂事體均等故倣效而
戴冠云 弘文館志

光海朝筵中奏曰先王末年間廢筵寢疾故也平時則
日、開筵入直玉堂雖聞父母之病絕不敢徑出至立
於金鑿門頓足叩首待交代之來而始出去親病如此
他尚何說 梧里年譜

啓沃

成宗朝柳洵為副提學 上出美人畫令賦詩以進結聯
曰君王自是踈聲色展畫惟應寄一顰 上稱善 命
工粧緘為簇名臣錄

明廟朝趙叅判彥秀以特進入侍經筵 上問工夫二字
何義左右皆不能對趙公進曰切女工也夫田夫也言
士之勤學如女之勤紡績農夫之力稼穡也 上嘉納
於窓閑話

宣廟初年夜對時李判書浚民入侍語及神仙事 上問
世間果有神仙乎左右皆言其虛無公曰臣則見之矣
左右相顧甚訝 上亟問於何見之公對曰今朝見判

書元混於 闕下平生戒酒慎色年今九十顏貞不衰
步履如飛此真神仙耳 上為之改容謚狀

宣庙初日三用巡柳眉庵希春以副學嘗進講 上雅重

眉庵之博學願問疊曰日昃不倦嘗講詩傳碩鼠篇

上曰鼠乃賤惡之物何以居六甲之首眉庵曰鼠之前

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半無如此物故取夜半陰盡

陽生之義以子為十二時之首矣 上深異之 竹窓閑話

宣庙朝申叅判湛以副學入侍徑筵講畢 上因論歷代

名筆曰近觀雪菴兵衛爽筆法最勁雪菴未知何許人

左右或以僧對申公曰雪菴李溥先之別號與趙孟頫

一時元朝人也 上又問宮體何義左右皆不知申公

又對曰陳后主時江搃作文華美宮中效美故曰宮體

梁之徐搆亦為宮體申公歸語子笏曰今之文官皆不

讀書甚至不知宮體良可歎也 竹窓閑話

宣庙甲午用徑筵講易 上問程傳本義異同鄭愚伏經

世以修撰對曰邵子承穆李之傳大為發揮然後讀易

者始知三聖之辭皆出先天畫易之本原由是大明朱

子本義亦明乎此耳程傳則雖不釋先天之畫而義理

精深實發經旨之微與此其同異之別在學者則程傳

為尤切矣 上又問操觚之法公令內侍折枝以來信

手操劫若不經意而其進退多寡之數一皆先命而響

合 上甚驚異之公因推行其所以然之故 上亟加

歎賞以國士稱之俄遷銓郎 上教銓曹必以精通易
學者備講官該曹欲以公膺命以方在銓地為難 上
曰銓郎誰不可為鄭某還除講職講畢賜內厩馬及鞍
同春集行狀

宣祖甲戌承旨李珣於經筵奏曰臣因人間御題詩有愁
鬱之意 殿下何以不樂如此乎 上曰是何詩珣誦
之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
煙盡風冷疎林夜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
悲秋淒涼庭院無人語雲外鍾聲只自悠夫人君有南
面之樂得人任職則何至於含愁悒鬱如此乎 上有
愧色垂頭良久 栗谷日記

李珣又於經席因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 啓曰當
今民生憔悴紀綱紊亂四境之不治甚矣設使孟子問
上如此則自上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 栗谷日記

李珣又問 宣廟曰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
緣多事未遑也此言誠有之乎 上曰果有之珣曰臣
聞此言一喜一憂喜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憂者憂上
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學
問只是日用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
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今若以讀書為學問而日用
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當理者哉 栗谷日記

宣祖朝副提學柳希春進啓脾胃所忌食物承旨李珣曰

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須治心養氣然後可以養病古
人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是故治心
本也食物末也苟不治心亦何能養生乎珥退語人曰
柳副學所啓食忌乃楊禮壽之任也柳君之輔導君德
乃止於此乎 栗谷日記

宣祖朝先生以為人君不識仁之體段故天地萬物與吾
不相干一膜之外皆為楚越乃請進講西銘 上納之

退陶言行錄

嘗進講論語不可以作正醫註雖小道尤不可以無恒余
進曰此尤字明是先字以字相似而訛誤也先古猶字
也 上意不以為然矣 沙溪語錄

沙溪先生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因言昔松
江一日挾家禮來指示此註曰吾反復窮考終未曉解
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罷則公甚喜曰今得破鬱幸甚幸
甚未幾自經筵直來見余笑謂曰今日逢一奇事矣進
講訖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累次尋繹而終始
阻塞諸筵臣試為我講說雖翰注苟有知者勿辭乃昨
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為對吾一一句絕
而釋其義 上教曰大段洒然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
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謂筵臣曰某官高多事之
人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也諸臣慚謝吾
幾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

終不敢違矣既退追送賞賜此實君之功可分受也

菴沙溪語錄

仁廟嘗講洪範至惟辟玉食張維進曰舉世皆以玉食為
稻米臣則以為不然凡饌羞之珍美者必以玉饌綺食
稱之玉食亦此意也天生五穀以為民食豈使人君獨
食稻米乎金尚容曰此亦不通之說也天生金玉豈使
人君獨用之乎然定為品制故下民不敢服用 上以
問領相吳允謙對曰臣亦自少以玉食為白飯今聞張
維之言甚有理也 公私見聞

顯廟嘗於經筵講湯武革命事筵臣權認進曰臣子則當
以盡忠死節為心而人君則當以我不悛德天下豈無

湯武之意存諸膏中然後可以安保邦家矣 上曰言

甚切察 公私見聞

臺閣

太宗謂知諫院事韓尚德曰政事闕失宜自知之尚德曰
命令之出政府奉行臣等雖或有聞事已施行前日請
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曰故事何如黃喜曰國初
李文和尹思脩皆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非美法經
歷雖重任宰相屬吏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朝廷重
諫官也 寶鑑

義禁府都提調領議政柳廷顯等啓曰憲府非承王命而
本府鎮撫都事等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上皆坐
交椅聽言取辭有違王旨况詔獄官吏憲府擅自呼來
實為未便 莫廟傳曰憲府誤矣召掌務掌令皇甫仁

問之對曰三品則於楹外四品以下則庭下問事本府前例也傳曰其有罪則具事以聞取旨可也非奉王旨而三四品朝士跪乎廳前持平皆踞坐汝等非矣自今以浚母武如此東閣記

世宗辛亥冬至賀禮時領議政黃喜於望闕禮則八叅而本朝賀禮以病不叅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令史對以宗憲府咎其令史政府遣舍人啓之曰政府百官之長堂上進退告于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慚愧宗多傳曰憲府處事宗為未便下司諫院推考啓聞東閣記司諫院古隸承政院有左右司諫左右司議而堂上則加大夫二字而獻納正言亦各二員分六房更日八番凡

諸司各道公事之降必歸諫院有未便者駁還之郎中朝六科之規也未幾別為諫官與司憲府對峙衙門而又減其員數其封駁之事遂不舉行識小錄

舊例公會臺諫必連幕而坐或時飲酒搭帳相屬號曰搭帳飲若值酒禁臺官執法不飲諫院飲醉自如一日諫官持盃引蒞戲於帳隙示臺長臺長亦戲以袖拂之杯從帳隙中而墮圈轉至於憲長案前諸臺長惶懼無措臺吏亦相目未敢捋止終日在前臺中恐生事將仕罷貞節公鄭甲孫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可容水精珠幾顯乎吏曰可容百顆貞節曰可從所出隙中擲之蒞座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盃形如鵝卵可容一升許水

精珠犯禁而沒者名臣錄

監察糾檢百官故在前務從朴素着土紅團領樸馬破鞍以行 明廟末年始許改其服色舊風遂廢云芝峯說 監察之任極重在前朝及國初選授甚慎每府叅書臺長過懷之走入墮中庭而宰臣墨者則夜會于其門以墨塗扇其宰不敢出仕朝廷亦不敢用也其合僚上臺時則雖 王子大臣逢則下馬今則走入行禮及帶墨尺依舊而懷書叅門不舉行久矣上臺時亦依故事云識小錄 世祖朝魚判樞考贍為大司憲百司相戒曰某為大司憲吾屬不可弛名臣錄

唐宋奏事皆用劄子居正之長憲府也始建議立劄子之

法蓋懼言辭出納之有遺失也且防後世近侍中官用事之漸法初立人皆以為萬世可行之良法也近來為臺諫者不識大體小得過失則深加羅織極口詆壞劄子之設適足以害人而已天下未有法立而無弊者也

筆苑雜記

中宗朝趙靜庵光祖為大司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栗谷日記

在前三司之官不為投謁於三公蓋所以自重而亦以重體貌也 宣廟朝李浚慶為相時副提學沈義謙往拜浚慶浚慶辭曰副學為何事來乎義謙曰以歲時敢來謁耳浚慶曰三公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

勿來見云前輩風采槩可知矣 芝峯說

宣祖朝鄭仁弘在憲府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
商賈皆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
曰鄭仁弘掌令其狀如何其威稜遠播外方如兵水使
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慎真丈夫也及歸鄉城中放縱者
皆喜 栗谷日記

祖宗朝臺諫被推兩司互相查勘苟稱其職不許輕違可
知避嫌非 祖宗朝舊制也 成廟朝大司憲梁誠之
在職九年可見國家元氣之厚 宣廟朝避嫌不至煩
殿猶為近古及昏朝末年臺諫頻遭難處之事氏稱常
服出八氏稱犯馬宰臣以為巧避之計謬習一開至今

猶存 遲川集

憲府諫院謂之兩司自前兩司通為相避在下者通例也
至光海辛亥年間柳希奮為大司諫與都憲相避引嫌
而司諫蔡慶先以兩司通避非法典所載啓請出仕遂
成謬例議者非之 芝峯說

仁祖庚辰司諫李行遇上疏獻納沈大孚呈辭 上曰國
事至此可謂同極而兩司之官相繼呈病出納之司任
其所為此雖微事人心國綱皆可見也 喉院便覽

仁祖丁亥備忘記臺官有難便之事則呈辭陳疏可也何
必故為開啓敢行不正之詐哉今後勿以開啓遞職事
言于兩司 喉院便覽

松都獄事臣謂右相元斗杓曰君為大臣宜取觀文恭斗杓曰何不自取觀之臣答曰吾以此獄事前已陳下今不宜復上劄斗杓曰一家有臺諫何不論啓臣答曰渠亦有聞見陳啓則可矣雖是子昂臺諫何可指教劄白軒孝宗庚寅同知經筵李厚源啓以聞在前則臺諫與兼臺有相會禮云雖用相避之法可矣今則既無相會之禮又無論議可否之事而至於監察亦以兼臺相避有無故作敬者如此文具之事似當變通且書狀兼臺所以糾檢使臣一行者也書狀之於使臣則似當相避矣上問于大臣大臣以為兼臺相避果涉文具而遵行不廢者或者法典所載因一時難便有所輕改則其弊不

細故耶大槩相避之法極為嚴截別無謹微猶懼武替臣意以為舊例之無害於義者遵守可也至於書狀相避事理當然而宜有定式上從之倫局謄錄

顯廟辛丑閏七月六日校理南九萬等上劄以為憲府自七月以來至今不坐其前亦有數月不坐之時雖曰朝家多事一二月之內豈無一日可坐者乎請憲府新除未甫拜人外並遞差依啓葉泉集

顯廟壬子都承旨李殷相啓曰臺諫一日再啓未知十分穩當而至於定為規式永塞其路則亦有難行處矣上曰予意本非以一日再啓為不可也朝臣補外不是異事而汲汲如此此後人命所關及君上關失關係國

家大事過時未及改正者則勿拘此例喉院便覽

臺諫異於庶官故雖數十年前不敢以便服出街路親舊
返奠時設帳幕於郊外不敢出哭於路次蓋既為私喪
則不可以淺淡服出路上又不可以紅袍相吊故靈車
過後立於最後隨至喪家八大門後始脫紅袍着玉色
團領烏角帶八吊罷更着朝衣而還家矣今則此法頓
廢兩司皆以白衣無時出入誠可駭也晦隱集

肅宗癸亥大司諫尹趾完拜御營大將脩局以既授介冑
之任不當仍帶言議之職啓請改差又於丙寅御將徐
文重為大諫廟堂又請許通 上曰將兵之官兼帶諫
職果為難便徐文重本職改差因為後例脩局謄錄

肅廟甲申右議政李頤命所啓三司禁亂不但在於行法
收其贖錢以補需用而法既不行錢又不為公用徒使
禁吏貽弊招惑甚無義也至於憲府則臺閣事體與他
自別出禁收贖極為苟艱此則自兵戶曹磨鍊負後料
布差下而禁亂被捉之類只為治罪懲礪宗合事宜退
而商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脩局謄錄

景宗癸卯司憲府啓目請臺監月令復舊藥房提調李台
佐曰所謂月令監察蓋有曲折大同未設立前外邑供
上等物種皆為直納於各其司故十二監察各掌一司
糾檢捧納名之曰臺庫而憲府清寒無物力之故監察
差祭時衣籠馬及舉動時依幕鬼具責徵於所掌司貢

人此舊例矣大同設立之後外方直貢之事絕無而重
有別無大段糾檢之端各司中月令或因其罷臺庫而
廢之者有之或因其貢人疲殘而廢之者有之故監察
凡於公會無以成樣自脩局衰通有物力七司仍令擔
當其十三監察月令之後既已定式之後則不當續續
衰通矣 上泛之脩局騰錄

諫諍

世宗晚年頗作奉佛之事欲於僧寺親祭忌辰許稠第個
為司憲府持平論諫不納郎率吏隸擊破支俸以沮其
行遂亡匿俟 上怒霽乃出名臣錄

世宗創內佛堂公卿大夫臺諫儒士三館諸生皆上書極
諫列院事李順蒙亦詣政院論啓 傳曰文士闡佛宜
矣宰臣何知佛之是非而駁之順蒙對曰人皆以為非
故臣亦非之人皆論諫故臣亦論諫舉國所非之事
殿下何獨為之 成宗將祔 德宗于太廟聚政府六
曹臺諫弘文館議之論議紛紛不一驪城君閔穀亦以
功臣與焉問諸左右曰 德宗何人 宗廟誰氏之宅

左右曰 德宗是今 上之考 宗廟今 上 祖宗

祭享之所發曰此甚易耳以子祭父合於事體有何他議其後竟祔廟夫順蒙與發皆無知武士發言中於理是由本然善性初未嘗泯也 慵齋叢話

成廟喜傾大白有一玉盃清瑩如水 上每置酒酒酣輒

用此盃命飲者有一宗室 上特垂恩紀一日又命此

盃其人飲後便袖之仍起舞佯仆倒地盃盡碎蓋諷

成廟以諫也 上亦不為過 五山說林

宣廟朝金鶴峯誠一拜正言 宣祖從容問曰予可方何

主 遜臣進曰 殿下克舜之君也 公曰可以為克舜可

以為桀紂 上曰克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聖賢高明

克舜可學而有自聖拒諫之病此桀紂之所以亡也

上色褒徒倚龍床柳成龍西崖進曰二人言皆是也克

舜之比引君之辭桀紂之比儆戒之意 上色霽賜酒

而罷 荷潭錄

權判書克智居官一切裁以法人不敢干私稱以鉄浮屠

嘗於筵中面斥上量狹 上盛氣而教曰何事公歷數

以對不少沮上不加譴而出為北青判官士論惜之 碑誌

宣廟壬辰十二月召群臣八對司諫李幼澄進曰一二年

來宮禁不嚴朝著不靖以言乎王子則奪人田地取人

奴僕以言乎宮禁則賣官鬻獄牟利窺倖群邪亂政流

禍士林不論賢不肖唯視議論異同遂使椒房賤豎托

勢厭妹朝廷是非亦得參聞上下群情崩潰已久 殿
下遇變以來無一言自引為過但坐深房惟事宴安群
臣罕接甚於平日以此形勢臣恐國勢終必靡滅而後
已 上俛首不答群臣仰見天顏武青武紅皆驚懼不
發一言而退 寄齋雜記

仁祖己丑四月副護軍李應蕃上疏未端有曰廢奴亡周
驪姬亂晉內寵之亡人國久矣漢成唐明亦可謂中主
而未免盡心妖艷婦言是聽卒致漢業遂衰唐祚幾亡
前事之不忘豈非後代之龜鑑耶 殿下聰明聖智高
出漢唐臣固知萬萬無此理而衽席之間溺愛常多古
之聖人莫不以此為戒則臣於 殿下豈能無過慮耶

殿下在靜攝之中節宣之道尤宜以遠女色為務云
云 上大怒以為營救護姜之徒命北邊遠竄政院罷
遂兩司俱發啟請還收玉堂上劄仰救大臣亦各上劄
請從兩司之請皆不允十月大司憲金南重先為停啟
十二月以云云之說朝著恟慄大司憲俞撤又停啟諫
院隨郎停啟歲末應蕃赴謫 國朝典謨

孝廟朝承旨柳道三赴人燕席與隣坪大君語而妄稱臣
未幾有徐忤者上寢告大君以道三事為言 上怒誅
忤而臺諫亦劾道三妄發適之俞公撤為大司諫入侍
請罷道三 上震怒曰前日教誘徐忤者必此人也予
為人主獨不能保一第乎遂下金吾嚴鞠厲聲推索殿

上震動左右皆失色右相沈之源救之 上曰以此奸詐人為諫長是大臣不能擇人也待罪可也今不殺此賊無以為國金吾官有怠慢不遵命者當先罪之諸臣戰慄不敢一言而退是日公即金吾受刑而 上又命加刑人皆謂公必死而無敢救之司諫尹鐸馳詣獨啓曰俞某職為諫長方綴昵侍而 殿下梓縛擗加嚴訊焉是尚可忍時天怒方震人皆為尹公惧而尹公亦自意必櫻重禍 上顧賢尹公例報不允於是金吾得因臺啓不加刑而大臣三司又交章力爭遂得減死論

農巖集

顯廟癸丑因微事罷推兵曹叅議孟冑瑞朴晚休泰尚以

正言八侍論其不可語多截直 上怒甚公猶爭之強鄭相國太和進曰近來言事人承一未安之教輒皆引避未有固爭之意臣心常非之今日朴泰尚誠得諫官之體宜優容 上意解終納公言鄭相公退謂人曰今見朴正言前席爭論辭不以撓真可畏人 謚狀明谷集

論劾

世宗朝鄭貞節甲孫為大司憲吏曹誤舉人注官 上御
思政殿受常叅河相國演為魚判書崔公府為判書俱
入侍公啓曰崔府不足數河演稍知事理而用非其人
請鞠之 上怡顏兩解之出外庭二公流汗翻漿公莞
爾徐咲曰各盡厥職非敢相害也遂呼錄事曰兩公迫
熱汝可持扇颺之雍容自得少無悔惧之色 名臣錄
中宗反正後許贊成璜以持平論執原從功濫授者不已
朴元宗啓於筵席曰果如臺諫之言則孰能安心乎出
入之際形色憤憤公獨出啓曰朴元宗 上前如是發
怒其他可知古有跋扈之臣正謂此也朴惶悚無地伏

泣不已 上慰之曰持平之見過矣政承出入衣服有聲故也同列壯之名臣錄

中廟朝靖國勳臣朴永文擅出闕內貫革又為工判臺諫方請遞而永文詣闕自訟大憲朴說大諫成世貞合辭累啓請罪元勳朴元宗力救於 上前世貞面斥之元宗聲色俱厲曰臺諫之言每揣度人意人多怨之然曰永文事臺諫廢事已久姑宜聽之旋復授此職則誰敢復議翌日六曹詣闕請遞永文 上從之 日月錄

中宗朝李贊成緡孟為闕西伯時金思齋正國為獻納有毀之者曰李公別構一樓於德巖上制宏後鉅民甚怨苦思齋議於院僚駁啓平壤游觀之所甲於一國不須別

構樓觀年飢民困尤非急務遂遞之後間只後游手官屬架數椽小亭未旬而畢云未幾公為叅贊思齋為檢詳往謁公筭謝罪公置酒開懷大笑曰爾主張論我者爾也此則爾之誤也寧存形跡名臣錄

明廟朝沈忠宣連源以首相領經筵趙松岡士秀以知經筵同八侍日筭舍過制拾岡直斥忠宣妾家翼廊過大忠宣縮感背汗沾衣此後忠宣深鎖妾家翼廊不以待客只用小舍廊然而擬松岡吏判受點忠宣服義拾岡秉直皆可敬也 月汀漫筆

宣廟朝金監司誠一在近侍論劾貴近人多畏憚稱為殿上虎嘗為掌令 上於筵中問近來廉耻都喪何為而

然對曰大臣不耻受賕小官奚則焉時相盧守慎在首
席出而伏地曰臣之族人為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
以小貂裘臣不能却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諫直言大
臣引過可謂兩得之臣僚能相責勵如是則國事可為
也守慎出而謝誠一日故道復見於今日 寶鑑互名臣錄
金鶴峯誠一剛直敢言宋判書俱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
子應溉以玉堂應祠以注書同八侍講畢語及乙巳事
宋公泣陳其寃枉之狀悲動左右寫峯亦以正言在邊
進曰俱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偽勳享其富貴二
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合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
陳其寃欲竊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俱壽惶恐而退

三父子引疾回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 荷禪野乘

宣廟朝全羅兵營自前設於康津亂後廟堂移設於長興
判官金汝純恥為武人下官欲還移兵營諷邑人多聚
銀子使其中房宋應琦曰販藥者張太伯行賂於倫局
諸宰又賂臺諫遂發啟其時臺諫郎司諫文礪掌令蔡
衡吏曹正郎姜籀及南暉元帝智也其後曰臺啓皆下
獄暉帝智先放其餘三人囚繫三季累受刑訊文礪張
太伯皆死獄中太伯每於受刑之際極言蔡姜之曖昧
不絕口久而曰旱得全釋自有此獄世有譏諂言官者
必曰銀臺諫貽辱清朝多矣 竹窓閑話 互甲辰謾錄
宣祖朝持平洪可臣與吏曹佐郎趙瑗為少年友而瑗多

有循私之失可臣先謂瑗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所失
我不可循情不劾乃駁瑗遞職公論稱快 栗谷日記
宣廟朝李文成珣出按海西也臺諫論罷黃州判官崔瀝
之貪汚珣使都事李元翼往審虛察則百姓稱其清謹
而官庫充溢珣乃狀啓陳瀝冤枉而仍又曰瀝則誠寬
矣若曰瀝一事而 殿下不信臺諫則所溺不細矣 大菴集
朴同知慶業挹翠軒問之孫也為正言也吏曹判書李墜
之子為通津縣監治邑無形人莫敢誰何郎劾罷之又
崔公瓘出八三司時名甚盛其父為龍岡縣令一境怨
苦亦未有發言者又駁之朝野拭目直聲大振其後屢
為諫官一月論劾幾至十二三人以此樹敵既廣動輒

得謗連被臺評遂至蹇滯人以為喜駁之報云 竹窓閑話
鄭松江澈伯姊為 仁宗貴人公幼嘗出入東宮 明廟
為大君時仍與游處情好甚篤及公登筮 明廟賜酒
饌以助宴需洎為臺諫宗室景陽君以罪繫獄 明廟
私囑曰吾兄將死請少寬之公竟不奉旨 九庵集
宣廟戊戌李貳相德澗為正言以林川郡守鄭天卿當此
亂離大作衙廨論罷矣是秋行過林川見之則只新造
草屋三間所謂衙東軒者也以其所用傍近土民墓山
材木故一蔭官以其墳山主人造謗都下至於駁罷風
聞之不足信如此其後屢為臺諫每思林川之草屋彈
駁之際必自慎重 竹窓閑話

仁廟朝朴錦洲任憲職與昇平金相塗相遇金問曰君
在臺府欲論何事公曰小事不足論聞相公之子殺人
而藏其屍於家明日當舉劾正法昇平面色青黃蒲座
皆驚葉泉集

李白軒景奭累處臺閣未嘗輕劾一人微官庶品尤必致
詳同僚嘗欲有所論公曰吾輩句斷雖異當之者得無
冤乎謹狀

孝廟壬辰李相國尚真為持平上應旨疏言及左相金墾
以大同一事崖異儒臣漸至疑阻乖離之境為之慨然
云云左相辭免上以侵辱大臣特罷公左相劄請還
改允之公辭適左相以訓局都提調辟公為郎廳謹狀

明谷集

金判書佐明為司諫時諫長劾延城君李時昉語甚危險
公曰論人如畫面目毫髮不爽可服人心若非其實彼
豈自服人孰信之其論卒不行西溪集

孝宗朝李相國浣未有居第遂營一室隣居者誣公以占
奪其略干地臺劾又叢上以為不辨則受垢令收司
覈正而嚴刑其誣者仍斥責臺諫尤庵集

金監司澄久在臺閣洪相重普未入閣屢遭其彈同春宋
公浚吉欲為調劑兩邊之既會監司謂洪相曰公取友
能得如吾者數人公可為極盡無餘蘊之人洪公大笑
曰君之玉成于我者多矣誠可感幸而俗語不云乎雖

好歌每唱則厭聽君之彈我已不少迄可止矣監司亦大笑

因緒錄

宮僚

燕山主在東宮成廟極擇朝臣有文學者趙應教之瑞與許文貞琛同為講官每進講誠心開導諷諭切至時或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燕山視之如讎一日宮官曰講八侍仰見壁上書曰趙某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聞者皆危之後於燕山甲子被慘禍投屍于江中名臣錄

中宗壬寅金慕齋安國兼世子貳師固辭不就後曰世上請上令八書筵講易公辭曰臣嘗為貳師其禮世子下階迎之臣在貳師雖僭越臣固不避今已適職世子儲君臣不敢當此禮上令從賓客之禮公又辭

曰世子既以貳師禮待臣今以賓客之禮則是前後異禮禮不可變臣亦不敢當此禮 上曰禮不可變宜從貳師之禮累辭不許 肩叟記言

明宗朝順懷世子生六歲擇朝士有學行者稱為輔養官使時時進見安珙李浚慶趙士秀任庠臣預其選焉 日

月錄

李容齋符為博士官博士官乃師傅之職必選一代碩德公於講論之際應答皆出人意表 世子問及治國之事公對曰此非今日所當問曰陳孝敬之道論者服其得體行狀

宣廟朝以前春坊及大臣每稱小人於世子未知自何時

稱臣 晦隱集

仁祖癸亥選元子輔養官吳楸灘允諫鄭守夢曄鄭愚伏經世金沙溪長生李月秋廷龜 月秋行狀

順懷世子時師傅賓僚之進見者皆不稱臣新授之負謝恩於東宮不書臣字非獨順懷然也 仁廟在東宮時其禮亦然凡春坊之官不曰東宮之臣而謂之宮僚蓋上有君父國無二尊故也今於蕩敗之初執政者不究祖宗累朝遵行之規只據五禮儀稱臣之文遽變其禮進見之負必為稱臣謝恩單子及文書之間皆書臣字蓋已邛諸賢講明禮文靡有墜廢而其時不書臣字其於改定論議必有成說今未得見可恨 柘窩雜說

仁祖癸未遜元孫輔養官趙浦渚翼金潛谷墳金慎獨集

李松郊蔡明齋集

春坊下番八侍之負於世子所受之書與其左右講論之辭出而記書於單子以呈政院轉啓上殿乃舊例也

仁廟在東宮幾三十年聖學日躋三時書筵之外又有夜對又有不時接見下番寔於追記持筆硯八侍如上

殿之有史官也一日賓客任權告於東宮曰書筵之言有所遺漏固無所害而簪筆八侍乃上殿事也逼於

上殿之事雖小不可僭也自此遂廢

松窩雜記

仁廟乙酉昭顯世子喪官官服制曰禮曹吏曹啓辭不為番宿則與百官同時脫服又曰弘文館啓辭引晉惠帝

慈懷太子之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轉為太孫官屬元世祖時皇太子卒朝議欲罷詹事院張九思抗言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云云大臣亦以為世孫冊封想亦不遠姑就現任官官中似當有參酌損益之事傳曰仍在無益有弊姑

罷日記

昭顯世子在瀋陽輔德趙公啓遠將先東還世子悽然曰輔德則歸矣今有何策可令予得歸公潸泣出語譯胡鄭命壽曰汝國留我世子久不許歸者不以心服信我故耳我國固未嘗心服豈不欲有所為哉獨以吾君在上故不敢動耳若事有不可知者而世子大君遠在他

國則跋扈之人必從中而起何有顧藉於異國哉當此時我世子不過藩中一布衣留之何益乎命壽默然而去未久果許世子歸國行狀

國朝擢進士金佑明之女為世子嬪而將行嘉禮拜金佑明為洗馬洗馬是東宮僚屬既行嘉禮之後轉侍直至副章豈無他司而必使為東宮官僚乎是可疑也三官記翊衛司世子出則前導講官會講則侍立階下至成滄浪文濬為洗馬講官請令陞座脩講蓋為其有經術也尤

菴集

輔導

世宗命左弼善鄭獬趾右文學崔萬里更番入侍世子講論或陳古今嘉言善政或說民間之事至夕乃罷日以為常嘗召書筵官曰世子常在宮中不曾出外恐違節宣近日命隨朝衙子時幸郊外亦不與偕行恐其為淤戲所移也寶鑑

成宗朝獻納崔潁曰臣於書筵見世子學問日就須擇正人輔養之內侍亦當擇謹慎者上然之國朝諡烈仁祖乙丑李延平貴曰晝講奏曰今日得見東宮容儀夙成真宗社之福也芾聞方讀十九史略帝王之學與凡人不同心志未定之前必以嘉言格論日陳於前方有

德冕成就之望請依先儒定論先讀小學四書以及史記又請以金長生張顯光朴知識為輔導之官又擇朝臣之子季幼端良者居常侍奉誦讀文字以期成就之效

行狀 蓬川集

昭顯世子在瀋陽時於馬上怒衛士以馬鞭鞭之輔德趙公啓遠下馬趨而前請其鞭投之地伏路左諫曰從者有過付有司治之法也何乃手自鞭撻損失威儀目泣下沾襟左右欲拾鞭以進世子曰此輔德所投勿拾也

行狀

宋叅贊浚吉在顯廟朝與余先考左議政公將八侍宋公曰王世子雖在冲年政疑夙成講筵日閑而傍無侍

讀者依宋朝故事選士大夫子年幼明秀者侍讀則必有所益故欲於今日建請矣先考曰我國與中國有異使小兒輩八侍則不過數日必大作遊戲以間巷猥雜之事聞於春宮非徒無益終為大害小兒之父兄亦不免無妄之厄矣宋公笑曰公言似過矣何至如此

閑居漫錄

肅廟丁丑教曰書筵閑講時不但講說文義而已必以間巷物情艱難辛苦之狀反覆曉諭使耳聞熟習可也

寶鑑

文任

西河任公元濬聰明絕世嘗謫密陽觀察使朴姓欲試其
強記乃取官妓籍無慮五百人命合一寓目浚屏其籍
使呼八之無一遺者而不亂其次朴公歎服上言此人
於東方不可多得願速徵召 英廟卽命召來命東宮
以雲為題而呼韻試之公卽應曰駘蕩三春浚悠揚萬
里雲凌風千丈直映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氣擁金
門待得泛龍日為霖佐聖君 上卽命以白衣叅集賢
殿 英宗皇帝復位之日 世祖欲進賀表時崔寧城
掌文柄撰進表文 上使召任元濬適間出赴召稍遲
上命翰之既至則 傳曰召汝無時豈宜投暇已命翰

汝賀表則宜郎製進公謝死罪惶遽撰進有日十八載
垂衣之化久浹於烝黎千萬年曆服之長復歸於一德
普天之下如日再中 上喜曰主文之作不可棄之其
表文之內可填此句攸司上識 御批曰才高一國功
可掩罪 諛詞瑣錄

尹公淮一日在家沉醉大卧 世宗遣中使急召左右扶
起上馬宿醉未醒人皆惧之及至 上前泛容敷對略
無醉色 上命草宣制揮翰如飛皆合 齋旨 上曰

真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也 名臣錄

成廟始建環翠堂命諸詞臣作記使左承旨金宗直科次
徐達城居正之作僅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改命宗直

記之一筆而就文不加點 上益加歎賞掛諸楯間徐
達城典文衡二十餘年不辭退一日問族侄曰外議以
我為如何對曰皆嫌其久專文柄耳徐慨然曰我通則
金宗直必為之矣蓋惡之也或曰戊午之禍萌於此 涪溪

詞記

成廟朝孫公舜孝位贊成兼大提學 上愛其才甚重之
每試其好飲曰卿自後母過三杯舜孝曰謹奉 教一
日承文院上事大文書 上見其表文不善亟命召大
提學使者十輩不得舜孝蹤跡 上御便殿屢起龍床
待之甚勤薄晚舜孝始至露髮不飲酒氣滿面上怒曰
今此賀表文不好欲使卿改撰卿醉如此且余曾面戒

鄉勿飲約不過三杯鄉何不踐其言也對曰臣有女子
出嫁不見久矣今日往過留之飲故不敢拒但倒三盞
而止上曰酌以何鬼對曰飲以食餼鉢者三月上
曰卿既醉忍不能作文當招提學與之換定對曰不須
煩提學臣請結換俄而曰臣已作請書副本上命撤
御硯與之舜孝書罷倒筆柄循行而看一過跪而進之
上急取觀之文無一字可竄字無一點可刊上大嘉即付
承文院封裹以進曰命司饗院供宴具以樂之命極飲
大醉仍呼酌以張良為題賦四韻無不應之如響上
大悅命出一宮人彈琵琶而歌之命舜孝起舞舜孝仍
醉倒上解藍錦段貼裡裏之至今聞者感淚

五山說林

權承旨採早以文章名世早沒金將軍自雄深惜之朴舍
人以昌曰子無患主文者之無其人牧隱逝而陽村主
主陽村逝而春亭主之春亭逝而尹大提學主之提學
逝而權止齋主之止齋若逝南秀文主之秀文若逝我
亦在我逝將軍亦在何患採之早沒乎其論文章曰就
卑下之意隱然言表筆苑雜記

徐四佳居正秉文衡二十三年取士者二十三榜故如金

說

佔畢宗直姜晋山希孟李三灘承召皆不得為之
中宗已卯南袞既拜相請免大提學上問誰可代者袞
曰被罪人中有數人可當者而新被罪惟李荇秩卑然
世宗朝申穉辛碩祖為守大提學荇則猶未為嘉善此

外未知其人也 上特加符嘉善拜守大提學東閣雜記

中廟朝藝文應教黃孝獻以不能賦 御題排律自劾郎

通 宣廟朝藝文提學柳眉庵希春以不能詩律四六

懇辭造席亦通眉庵日記

蔡仁川壽為壯元而塔金安老李籽俱壯元一日為龍頭

會中塔金延昌勛亦欲與之以非魁拒之金公令其夫

人往告之曰小塔三十五為大提學乞以此八叅也仁

川笑曰是不可不許叅也遂召而與宴云識小錄

蘓暘谷世讓乞養為洪州牧使赴任未數月李容齋符建

白文章之士不宜外出 宣廟郎命召還芝峰說

明廟朝洪暹為大提學以衰老辭 明廟下相臣議其時

領相曰文章與氣為盛衰洪暹年近衰暮文章亦退故

懇辭當聽許暹以此竟釋重負愚伏集

嘉靖庚申將出新大提學政院依故事允嘉善以上文官

皆辟召俱詣慶福宮之賓廳廳廊甚寬敞而宰臣之承

命而來者論於賓廳頌相尚震左相李浚慶北壁曰折

而西壁洪贊成暹以新通大提學居首具下諸宰以次

列坐贊成曰故例自舉其代薦禮判鄭惟吉知事尹春

年同知李滉是日禮判來叅尹知事病不來余以注書

持篇單自下而上就坐而請圈點嘉善多圈於林塘至

朴永俊始圈於退溪圈至一宰則出坐稟政丞前曰人

各圈一人余意三人皆合請並圈之政丞許焉圈臨畢

持詣領相前林塘十六園退溪十二園滄洲只五園領
相指滄洲名下曰此太小我宜園之郎園其名下滄洲
以此得六點後日命以首薦多園拜林塘大提學此平
時故事也亂離後凡主文之出只牌招時相與六曹判
書而會園甚至朴忠侃以蔭官適玷判書偃然園點不
之恥人皆嗤之故事非久猶可據而兵亂後任意創出
新例仍遂行之可歎

月汀漫筆

藝文應教必以將來主文者兼之在平時金貴榮盧守慎
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對隨闕除授自許對
後常缺而不補壬辰以後惟李好閔外絕無兼帶者蓋
重其選也

芝峰說

宣廟朝朴忠庵淳為大提學人望不洽朴嘗有石筵筵音
宿鳥知時人謂之曰宿鳥亦能欺世目蓋譏其不補也
當時主文者皆老師宿儒朴之所譏固然而今之典文
衡者較於朴又不翅天淵人才之汙下一至此哉 孝
宗朝大提學園點時有一武官語人曰吾名恐亦在於
薦中云聞者笑之

菊堂俳語

宣廟元年大提學朴淳啓曰大提學提學雖同是館閣之
職提學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也今臣為主文而李滉
為提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
地請逋其任以授之命議大臣皆以淳言為然於是命
與相搜先生遂以老病不堪連日辭得請

朝野記聞

宣祖甲申朴忠庵淳領黃閣盧蕪齋守慎鄭林塘惟吉為
左右台鄭松澈為右贊成沈守慶為左叅贊皆壯元及
而三公皆經大提學贊成時為提學守慶曾經提學守
慶曾經提學五人一時為同僚盛事也其時作契軸名
曰政府龍頭會軸聽天雜錄

李漢陰德馨三十一主文方其朝廷會薦獨於公少一園
滿座愕然東園金相貴榮笑曰此老夫所為也年少位
卑行先諸老稍待才老德熟如何公聞之欣然深服泐
集

李東岳安訥十六以騷賦屢魁半試 宣廟一日問大司
成金應南以諸生中可合異日主文者金以公對 宣

廟問其家世年甲大奇之織其姓名於榻上 澤堂集

世祖朝申叔舟以領相兼大提學禮曹判書魚世謙李符
金安老成世昌以議政兼大提學 宣廟朝柳成龍以
左相兼大提學吏曹判書芝峰類說

仁祖朝金瑩今上朝金壽恒八相仍兼文衡南九萬崔錫
鼎亦仍兼旋辭述芝峰類說

玉堂舊有大石硯常藏于藏書閣每值大提學入玉堂科次
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止亭衮主文別作一
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述文衡傳于李容齋符
其後歷數公而硯猶留容齋家及鄭湖陰為大提學容齋
已卒夫人尚無恙以硯送于湖陰曰此容齋意也自是例傳

予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漢陰李公購得之傳至李爾瞻
爾瞻敗覲亦失玄軒申公既典文用安東馬肝石琢造如
故樣由玄軒而傳之北渚金公故事每文衡交任傳覲之
際必有唱酬詩什遂成文苑美事癸酉余再述文衡完城
崔公代之將送覲余贈一律曰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相
傳事頗同妙手各拈銀不律文心聊托石虛中齊孟再主懸
前輩巧匠傍觀笑拙工從此騷壇倍精彩朔方旗鼓得元戎

谿谷漫筆

仁祖朝李白洲明漢以都承旨兼大提學以曾無前例請述
本職吏曹啓以前例無可據李景奭曾帶藝文提學故都
承旨下批時改直提學為提學今此大提學事係新規

上裁

上特命仍帶

白洲行狀

仁祖朝金瑬拜右議政特命仍帶大提學辭免劄略曰大提
學例兼知成均館事知成均乃是二品職也安有忝在相
位而復兼二品者乎官方失序所闕非細

北渚集

顯廟戊申將薦文衡望時李白軒景奭以原任大臣前大提
學將主薦而病 上命在家薦聞公辭以不敢詣待漏院
書進 諡狀

顯廟嘗召諸公子儀賓于醉香亭賞菊因從容下教曰
孝廟嘗謂鄭斗卿之詩不下於李長吉而予聞其人濶於
事情不堪為應俗宰相可恨仍吟其詩域中王亦大天下
佛為尊之句曰予外祖谿谷張公以為此句可與李杜相

上下 孝廟在潛邸親聞而教予故至今不能忘又教曰
仁祖孝宗每以金宗直之不典文衡為國朝欠事鄭斗卿
老病雖不行公終不以大提學書於丹旌則豈不寃乎蓋
聖意欲以鄭公朝拜夕進以華其啣而鄭公官至提學終不
得主盟詞冊於此可見聖考謹於官人而亦有數存乎其間
也 顯廟語及鄭公多稱東溟又嘗求得其詩稿使寫粉紙以
錦粧橫常置香案之上 公私見聞

